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擔粥賑饑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

話說這年甲子元旦癸卯，逆計歲一百八十三元，周而復始，為上元甲子。荷生大兵，原是顏、林部的八千，紫滄子弟兵二千，後來又調了淮南北陸師四千、水師四千。這年正月，紫滄、包起、黃如心又帶來湖南北精銳三千，連戰皆捷。紫滄奪了江東橋，包起、如心奪了七益橋，連營江寧東門外。

二月，卓然以所部克復鎮江、常州諸郡縣，直薄滄墅關。果齋以所部從廣德、祁門一帶復金、衢、嚴，直薄錢塘江口。金陵孤立，淮南北勝兵星羅棋佈。大同健婦，就如狼顧鷹疾，四下巡綽，顆粒莖草，無從入城。

偽王府供給，蔥、韭、菜菔、白菜，價與黃金同秤。始而米盡，繼之以豆；嗣而豆盡，繼之以麵；既而麵盡，繼以熟地、薏米、黃精。復盡，繼以牛、羊、豬、鴨；復盡，繼以海參、魚翅、棗、栗；復盡，繼以蕪根、草根，調糖蒸食；復盡，繼以皮箱，水泡細切，調蜜煮糜。偽官賊眾，奄然一息，肩摩於路。內外城餓殍日以萬計。

有人撈得浮萍，煮成一盂。偽官搶奪，至相格殺。於是有人食人的事。後人詩云：

上天降喪亂，兵饑仍洊臻。遺民何所食？樹皮與草根。二者亦既盡，相率人食人。弱者強之肉，股腩味之珍。有子不肯易，骨肉原一身。或云食人者，其睛圓且殷。殺人還遭殺，利害仍相因。亦有良儒輩，忍飢丸泥吞。羸死尤易，未死罹烹燔。上蒼胡不仁，馴致人食人！

後來掃蕩偽王府，每府廚房掃出男人陽物、婦人陰戶，約有十餘擔。

大凡做人，無論是邪是正，總要有個紀綱，著點精神，纔辦得事。便是做賊，也要有賊的紀綱，有賊的精神。

員逆自五逆相屠之後，便寵用了三個寶貝：一個蒙得天，凡搜掠良家子女，這人便先意籌畫。始為偽指揮，繼得大用；一個羅際隆，他把個妹進員逆為妃，又將自己妻妾也獻與員逆姦宿。始為偽侍衛，繼加伸後二字，做個侍衛頭目，得役使眾侍衛；一個黃開元，係女且出身，員逆嬖之。性極刻毒，賊用火烙火錐、剝皮抽腸、點天燈諸刑，就是這人開端。始為偽監督，繼為偽天宮丞相。這三個寶貝，賊黨背後都喚他做三屍。未幾又尊信了五妖。你道這個材料，做個鼠賊，還算不得一個好漢，那裏能守城池呢？

更可笑者，員逆以算命拆字的窮民，起而為賊。借口掃除貪官污吏，救民水火，卻奉個天主教。得一處城池，男的呼作兄弟，女的呼作姊妹。便將兄弟姊妹，男歸男館，女歸女館，養活起來。你想劇賊擄搶得幾多米粒，能夠供得這多人口眷？就使東南各道都佔踞完了，這不順人情、不顧全局，也怎樣守得一日呢？

至如賊的政令，是無天地宗廟社稷之祭、無父子君臣之教、無天時人事婚喪吉凶之道。其所改之年，則曰太平興國。其所定之時，則改丑為好，改卯為榮，改亥為開，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。其所改之字，則國為國，華為花，火為亮，老為考。蜂衙蟻隊，還算甚麼？

當下饑民嗷嗷。員逆方將偽王府所蒸的蕪根、草根，將蔗漿、蜂蜜調勻，煉成藥丸一般，名為甘露療飢丸。頒給偽官，令民間如法泡製。不想民間蕪根嚼完，草根掘盡，更從何處找出蔗漿、蜂蜜呢？天下饑，何不食肉糜，自古是有此笑話。

起先饑民尚是夜裏，偷自爬城出來。以後賊令不行，竟白日數十隊弔城而出。到得五月，員逆挨不得苦，服毒死了。偽王娘與伯丞相，擁立偽太子蒞田為王。便每日黎明，大開北門一次，放出饑民。

於是城外饑民，如恆河沙般。荷生自三月起，增設粥廠百餘座，撫恤難民，尚自瘳死大半。

卻說藕齋夫婦自與采秋別後，便染些寒疾，乍起乍倒，延及一年，竟成老病。這年春間，賈氏過世了。采秋聞訃，自然大慟。

這會荷生紮營鍾山，采秋紮營聚寶門，相去約有十里路。因采秋有母之哀，荷生便時時匹馬馳來。就是春纖、瑤華等，也時時往來慰問。

祇見一路粥廠，倒斃極多。又見那粥廠門前，饑民四集，每廠約有整萬。人多路狹，推排積壓。老弱困憊的，不得半碗入口，盡多跌倒，爬不起來。而且道路矢穢，人氣熏蒸，遠遠的就不堪入鼻。

采秋聽說，向荷生道：「我聞古人賑饑，合要使分。你說那擔粥的法最好，我三年提督的俸銀，留著何用？這會兵荒馬亂，也不是齋僧佞佛時候。我便將這擔粥的法，行一個月，借此做我娘的冥福。」

語畢，珠淚雙垂。荷生忙道：「好極！明天我就替你效勞吧。」采秋道：「不忙。從來辦賑，最怕中飽。壯哉雀鼠，哀此恂獨，我們不犯著吃這虧。你的權重事多，這瑣屑也不合大將軍斤斤計較，我專派紅豆辦此事吧。」春纖、瑤華也道：「極是。」

於是聚寶門邊，特設個熬粥所在。紅豆管帶二百健婦熬粥，四百個健婦擔粥，四百個健婦押送。每廠擔粥三擔，專給那老弱困憊的人。每日就也照粥廠，卯申兩次開鍋。以此采秋也時時單騎出來，或就在鍾山營中宿歇。

一夕，鍾山營中，天色靠晚，采秋來了。荷生正攜入帳中，春纖提劍突入，採秋就要閃出，春纖舉劍便砍。荷生驚慌無措，急行攔住。

採秋竟變個白的雌兔，竄出帳外。春纖一劍擲去，兔遂兩斷。弄得荷生迷迷惑惑，說道：「怎的？怎的？」春纖笑道：「你道是採姊姊麼？這便是那妖婢靈素。我再叫你看一枝蕭。」便擎著荷生駕起雲來。

不轉瞬，已到聚寶門。遙見瑤華、掌珠、寶書，都擁著採秋在帳前，瞧個似獸非獸、鮮血淋漓的東西。採秋一見荷生，便說道：「不是春妹妹，我們又落了妖人的套。」春纖笑道：「採姊姊，你要仔細，這也是個假的。」採秋笑道：「是你帶來，我祇問你。」春纖笑道：「便我也是個山魃。」指著地下東西道：「再幾日，你看我，不就是這樣去麼？」採秋笑道：「你去那裏？」春纖道：「我從去處去。」

荷生見他們說話，愈不明白，便向採秋道：「到底怎說？」春纖笑道：「這何難猜？你殺了採秋，採秋就也殺了你。」採秋向著荷生道：「你不要聽他搗鬼，我兩人的命，都是他殺埋！」瑤華也笑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你兩個竟是個魂魄。」說得採秋、春纖和大家都笑了。

荷生愈急起來，紅豆祇得指著地下東西，從實告道：「這是山魃，就是金陵的妖婢靈蕭。他幻了老爺的形，來魅夫人，柳姑娘望見，把他殺了。柳姑娘曉得他還有一個叫甚麼靈素，是去老爺營中，便駕雲尋老爺來，想是也殺了。」便向春纖問道：「柳姑娘，到底也是這個模樣不是？」春纖笑道：「那個卻俊。」瑤華因笑道：「他假你夫人，怎的不俊？」

荷生將靴尖向地下的山魃踢兩踢道：「就這般糟蹋我，教我鐵室鐵城，都防備不來。」吩咐抬去剝皮，號令起來。大家答應。隨叫人到鍾山營中，將那隻白兔也剝皮，號令起來。因向採秋大家說道：「這纔了妖婦一宗公案，如今乾淨，真個多謝女鎮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攜著採秋就拜。慌得春纖還禮不迭，說道：「折殺了！」

這夜又在採秋帳中開起高宴，延春纖高坐，瑤華、掌珠、寶書分陪。荷生領著採秋，斟了三鍾酒，都要春纖喝乾。又傳一班女戲伺候，自己卻歸鍾山去了。

這裏點唱《魯智深出家》，唱那《寄生草》一支。春纖喝了一鍾酒，便微唱道：「俺赤條條，來去無牽掛。」

一會，點唱《嫦娥奔月》。春纖笑向掌珠、寶書道：「碧海青天夜夜心，自古女仙未能免此。蘭香來無定處，綠華去未移時。想你二人禪絮沾泥，當不復悔偷靈藥。」掌珠、寶書微微一笑。瑤華笑道：「這也未必。謝自然既要還家，曇陽子更多疑竇哩。」採秋也笑道：「八駿往來穆滿，七夕共坐劉徹，西王母不是個女仙領袖麼？以我看來，姮娥還是天上共姜。」瑤華道：「姮娥也算不得共姜，他霓裳羽衣，怎樣也接了唐明皇？」採秋笑道：「這般看來，天上神仙也和我們一樣呢。」大家一笑。

春纖向瑤華說道：「你說曇陽子，曇陽子原有一真一假。去年并州，不有個假秋痕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這是他同鄉姓顧的，弄出來笑話。你想，秋痕那樣一個脾氣，甚麼人假得？偏這姓顧的要借重他大名射利，沒有三天，就給人道破了。哄傳出來，倒害癡珠的跟人喚做甚麼禿頭，寄園的佃客叫做甚麼癩太歲，淘氣幾天。這假秋痕，并州的飯就吃不上，這會不曉得跑到那裏？」采秋笑道：「不就在這裏？我要認是秋痕，便是秋痕。荷生要認是癡珠，便是癡珠。你們不見今天，山魃也要假荷生，白兔也要假采秋麼？」說得大家大笑起來，也就散席了。

卻說謬如、鶴仙經略南北。鶴仙是首辦南稔，繼辦蜀寇，馬步齊進。他在蒲東，又練個車戰。恰好來勦南稔，數月之間，便已得手。倒是蜀寇費力，蕪蔓東西川，出沒無定。又踞的石寨，都係豐草長林，岩疊嶂，好容易掃除十股，又分出一股。謬如專辦回匪，苗匪，黔苗渠魁，不數月就也劃除乾淨。其餘酋長，都受了約束，不敢為非作歹。

回部自滇南蔓及秦隴，以及關外，勢大猖獗。謬如由黔入滇，駐紮曲靖。先將滇南回漢，分出是非曲直，做個榜文，佈示各郡。然後用兵，復了昆明，以次勦撫，大兵直趨大理。鏖戰一年，纔把回酋土文繡擒了。仿著武侯七擒七縱意思，請旨赦了文繡，賞給世襲總兵銜，鎮守永北、開化二郡，提督回部。

文繡於是率所部三千，先驅開道。自滇及秦，自秦及隴。以至關外，所有回眾。無不洗心滌慮，刺面刻肌，誓與漢人和輯。

謬如入關，鶴仙也將蜀事告竣了，就約於長安會議善後機宜。這二人自我不見，於今三年，把前前後後，公事、私事，說個十日，還不得盡。

此時鶴仙係居太原提督衙署。阿寶娶親了，阿珍、靚兒也已長大。謬如祇想娶個妾，以為娛老之計。不想無意之中，卻說起一個親事：是江南葉姓的女兒，避亂隨母，依個胞叔，遠宦長安。並無兄弟，年紀十八。經鶴仙說合，聘為繼室。

入門挈開蓋帕，竟與李夫人面龐一毫無二，已自詫異。細細體認，連言談舉止、體態性情，都覺得一模一樣，就把謬如狂喜極了。鶴仙自然也樂，說道：「這番回到大原，阿寶還認是他娘重生哩！」

轉盼之間，善後諸事也得手了。奉旨：「李喬松給予宮保銜，並輕車都尉世襲。游長齡給予宮保銜，並騎都尉世襲。均賞假三個月，仍帥所部馳往金陵，會同韓彝商辦東南軍務。署寶山鎮總兵危至俊，督辦海墘屯田，接濟西北軍餉，著有成績，著予提督銜，補授寶山鎮總兵。」謬如得旨，就將原部四千人委一裨將管領，先赴金陵。鶴仙也將原部三千人，陸續遣往。謬如又檄寶山營，發兵三千助勦。

這會金陵大兵雲集，水陸約有三萬多人。荷生、采秋督率諸軍，把金陵十二門日夜輪流環攻。

這夜六月十五，包起、柳青領湖兵攻打西三門；如心、胭脂領淮兵攻打東三門；紫滄、瑤華領太原兵攻打北三門；春纖、掌珠、寶書領健婦三千及寶山精銳二千攻打南三門。

十六黎明，聚寶門陷了一角，春纖躍入，健婦踵接。披髮悍賊數千搶來撐拒，悉放鳥槍。掌珠、寶書也乘空而上，煙霧迷漫之中，前後不能相見，祇聽兩邊喊殺。三千健婦及寶山精銳二千，逢人亂截亂殺。

一會，賊的火藥盡了，天地開朗。披髮賊死了無數，其餘也有散的，也有自戕的。於是各門洞開。

紫滄傳令不准亂殺。四隊官軍招集一處，直趨向城。一路盡是難民，長跪道邊，也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。紫滄等馳入偽王府，及各偽官衙署搜捕。也有弔死的，也有跳井、跳池死的，也有弔不死、跳不死給兵擒來的，也有就擒跑走的，也有跑走就擒的。紛紛擾擾，他他藉藉，鬧到黃昏。

大家祇是不見春纖、掌珠、寶書三人，十分驚訝。瑤華盡在內城派人找尋。先是午刻，大營委青萍入城，四下裏分貼安民榜。忽見春纖倒在秦淮河邊，面色如生，祇額角有血水湧出。隨後又見掌珠、寶書死在一處，也是額角一傷。趕回報明，已是天黑了。

荷生歎息，采秋垂淚道：「這是他們借兵屍解。不然，春妹妹是會駕雲的，有甚麼槍火炮火跑不脫呢？」就令青萍厚備棺斂。

是夕，紫滄等也曉得三人陣亡。瑤華連夜便奔出城看視，大哭一場，將屍移入就近偽署內停放。紫滄大家派各路兵丁，打掃街道，收拾偽王府正屋。

次日黎明，荷生、采秋雙雙的按轡入城。先來秦淮河，看了春纖三人殞殞。採秋憶起前前後後的事，覺得春纖這回是專為保護他而來。就與瑤華哭得日色無光。

荷生大家力勸一番，然後豎起大纛，排隊升炮。雙雙換了八人抬的涼轎，萬騎先後，蝶團蜂擁，入內城去了。

後來卓然、果齋見說寶書、掌珠都已陣亡，掀髯歎息。瑤華也對人說道：「我一生沒有弔過眼淚。五年前為癡珠、秋痕卻傷心了數次，這會又為春纖三人哭了一日一夜。其實他們，都是脫履紅塵去了。」正是：

沐日浴月，妖氛盡豁。

脫履人間，天高地闊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